

清末民初外国短篇小说中译研究^{*}

——以鲁迅、胡适与周瘦鹃为中心的考察

乔澄澈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044)

提 要: 清末梁启超率先倡导将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 启发民智, 由此拉开清末民初译介外国文学的序幕。但第一批译作大多是长篇小说, 在短篇小说方面, 较为重要的译作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随后, 周瘦鹃翻译了大量欧美国家的短篇小说, 并出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同时, 胡适也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 相继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上述3部短篇小说集在当时乃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都产生重要影响, 也代表当时短篇小说翻译的最高水平。本文以周瘦鹃、鲁迅和胡适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为例, 从翻译策略、翻译规模、译文叙事风格及译本的影响等方面剖析3部短篇小说集, 以期探讨和解读清末民初外国短篇小说中译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 短篇小说; 策略; 风格; 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34-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30

A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Short Stories by Lu Xun, Hu Shi and Zhou Shoujua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Qiao Cheng-che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Qicha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ing foreign literary works. However, novels got translated in the initial period. As to the translation of short stories, Lu Xun and Zhou Zuoren, Zhou Shoujuan and Hu Shi published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respectively. The three collections of translated short storie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translators as well as translators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period, which shows that these three collections ar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ed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cale, narrative style and influence so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s in that period can be revealed.

Key words: short stories; strategies; style; narrative features

1 引言

1902年, 梁启超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强调小说对于国家复兴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进而倡导将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梁启超及林纾等人多以翻译外国长篇小说为主, 对短篇小说较少问津。1909年, 鲁迅和周作人开始第一次较大规模地翻译外国短篇小说, 并于同年出版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翻译作品集《域外小说集》。在此之后, 周瘦鹃、胡适和周桂笙等人

也陆续开始译介外国的短篇小说, 并开始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译作。1917年, 周瘦鹃将此前翻译的短篇小说结集成册, 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胡适也于1919年出版了其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第一集》, 并于1933年后续出版了《短篇小说第二集》。在此期间, 虽然有其他译者也翻译了一定量的短篇小说, 但因其只专注于译介某一个特定作家, 或只倾向于译介某些国家的作品, 因此并不具有代表性, 影响也相对有

* 本文系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民国时期京味文学作品外译研究”(YETP0585)的阶段性成果。

限。周氏兄弟、周瘦鹃与胡适翻译并出版的3部短篇小说集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当时乃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短篇小说翻译及创作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对上述3本短篇小说集进行个案考察,并以其为切入点,从翻译策略、翻译规模、译文叙事风格及译本的影响等方面全面剖析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翻译及其取得的成就。

2 翻译规模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共分两册出版。第一册于1909年3月出版,第二册于同年7月出版。关于翻译动机与翻译策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予以说明“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鲁迅1981:511)。《域外小说集》中的东欧作品,包括俄国、波兰和波思尼亚的作品,共有12篇,占《域外小说集》中收录短篇小说的75%。显然,翻译并出版《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两位年轻译者在翻译题材上的一种主动选择和尝试,就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而言,他们都希望其翻译的短篇小说能够担当振奋国民灵魂的重任,因此他们所选择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风格和叙事特征都与其翻译动机与意图密切相关。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收录周瘦鹃1914年至1917年间曾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过的译作48篇。这是继《域外小说集》1909年问世将近十年后出版的另一部重要的外国短篇小说中译选集,并且很快就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初的中文读者开始接纳和认同这种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结构与篇幅迥异的作品。除翻译英国、法国的作品外,周瘦鹃主要翻译欧洲与美国的短篇小说,这与当时上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换言之,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周瘦鹃选择译介如此众多国家的短篇小说以及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得到认同而流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与译者及其中文语境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与近现代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开埠较早,而英国、法国和美国在上海都有租界及大量的侨民,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内容与方式都在上海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比较容易为上海的中国读者所认同与接受。作为文学翻译家,周瘦鹃敏锐地意识到欧美短篇小说的价值与魅力,也感受到它们译介为中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或者满足中文读者的需求。但是,周瘦鹃并没有局限于这些国家,他有意识地翻译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品,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思想,这表明他在翻译短篇小说选材时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

周瘦鹃译介海尔(Edward Everett Hale)的《无国之

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他认为这篇是爱国小说的上乘之作。“美之人无不知之,几有家弦户诵之概”,“英美学校教师多选此书为教本,以其颇有益于莘莘学子也”(芮和师等1984:57-58)。周瘦鹃直译其标题为《无国之人》,最初刊载于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

191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短篇小说第一集》,收录胡适翻译的10部短篇小说,1920年再版时又增加《他的情人》一篇,增至11部。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又出版《短篇小说第二集》,收录胡适翻译的6部短篇小说。胡适在《短篇小说第一集》译者自序中写道,“短篇小说汇刻的有周豫才、周启明弟兄译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他们曾译过的,我这里一册都没有”(胡适1987:2)。这表明,胡适在出版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时,特意保证自己的选材不与周氏兄弟以及周瘦鹃的选材重复。同时这也说明,胡适认为在其出版《短篇小说第一集》之前的一段时间,只有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和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可以视为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译文集。

通过分析上述3本译文集可以看出,周瘦鹃共翻译48部短篇小说,远远多于周氏兄弟和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数量,同时周瘦鹃也涵盖周氏兄弟及胡适所涉及到的绝大部分国家和作者的作品。在上述3本短篇小说译文集中,周瘦鹃的翻译规模最大,而周氏兄弟和胡适翻译的作品数量大体相当,他们3人的贡献在于将短篇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对当时乃至以后的外国文学翻译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3 译文风格

就翻译策略和风格而言,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强调,“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矣”(周作人1986:6),它体现清末至民初外国文学翻译较为普遍的特征,译者可以任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补充新的内容,以达到启蒙民众、富国强民的目的。然而《域外小说集》所体现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风格与当时以林纾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者的意译风格完全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其中文译文更加贴近原作,但是这种直译的风格也造成译文“句子生硬,诘屈聱牙”。显然,因为周氏译文的上述特征,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陌生和距离感,以至于只售出十几本便无人问津。对于周氏兄弟的翻译策略和风格,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予以较为客观而深刻的分析,“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姜义华1993:111)。此外,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主要使用文言文,与胡适提倡的用白话文翻译截然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追求科学与民主的

年轻一代读者的审美标准和阅读兴趣。诚然,古雅的文言翻译并非是造成《域外小说集》接受程度不高、售卖过少的唯一原因,读者不愿意接受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及直译风格也是造成中文译本鲜有人问津的原因之一。

周瘦鹃不仅获得读者的青睐,也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注和赞誉,显示其短篇小说翻译产生巨大的影响。1917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王章祜对于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予以评价,认为“细阅其书,其搜采之勤煞费苦心,而用意亦至善,诚译小说这种罕见之本,理应予以奖励,以资提倡”(瞿光熙 1984: 7)。大体而言,王章祜的评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本书周瘦鹃花费大量的精力,搜集到大量风格迥异的小说,可谓翻译成绩斐然;二是周瘦鹃在选择小说时,选择一些能引导人积极向上或劝人为善的作品,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此后,鲁迅对于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翻译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的评语报告中,鲁迅和周作人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基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介绍;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瞿光熙 1984: 8)。

实际上,上述结论并非公允,主要原因是当时引入中国的英国小说较少,因此很多学者,甚至鲁迅等较为活跃的外国文学译者都对于英国小说了解甚少,主观上认为英国短篇小说缺少优秀作品。同时,鲁迅也委婉地批评周瘦鹃过于意译的翻译方法,“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显然,鲁迅的批评不无道理,实际上指出当时翻译界普遍存在的一些偏差。作为中国早期知名翻译家之一,鲁迅本人也曾翻译过大量的作品,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他更倾向于直译,希望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的方式,把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呈现给读者,“异域艺术新宗,自此使入华土”(鲁迅 1986: 5),所以他自然不太赞同周瘦鹃归化的翻译策略。周瘦鹃考虑的不仅仅是对原作者及原文的尊重,同时也兼顾到读者对于译本接受。

对于为什么选择翻译短篇小说,周瘦鹃曾试图从他个人的脾气秉性方面寻找原因,“生性太急,不耐烦翻译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巨著,所以专事搜罗短小精悍的作品,翻译起来,觉得轻而易举”(王智毅 1993: 253-254)。他的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其实这也是周瘦鹃的自谦之语,而他选择翻译短篇小说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蓬勃发展的期刊杂志这种传播媒介的需要,过长的小说容易让读者觉得拖沓无味,篇幅适中的短篇小说更适合在期

刊杂志上刊载。另外,长篇小说翻译和出版的周期过长,不太适合定期出版的期刊杂志刊登,读者需要若干期才能读完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周瘦鹃有意识地为民初的读者引入和译介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看到新的传播媒介和阅读习惯所产生的新的需求,意识到短篇小说是对中文读者已经逐渐熟悉的长篇小说的有益补充。短篇小说出版周期短,篇幅紧凑,言简意赅,有利于作家和译者直接表达某种思想或情绪,容易被读者接受。

1919年,胡适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提到,自己极力倡导短篇小说,希望译介几篇短篇小说名著给读者和文人作为参考资料,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近一两年来,国内渐渐有人能赏识短篇小说的好处”(胡适 1987: 2)。另外,胡适还充分肯定周瘦鹃作为短篇小说翻译先驱者的地位。正是由于周瘦鹃的大力译介,国内的文人与普通读者才能知晓短篇小说这种文类,知道短篇小说的好处,进而受到短篇小说的鼓舞与影响。1933年,胡适在《短篇小说第二集》译者自序中提到,他自己最喜欢 Bret Harte (哈特)与 O. Henry (欧·亨利)的小说,希望他的翻译能引起国内文学爱好者对于这两位美国短篇小说大家的兴趣和注意,他甚至希望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第三集是他们两人的专集(同上: 4)。其实,在胡适之前,周瘦鹃早就把上述两位美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他在1915年翻译了前者的《噫,归矣》(The Man of No Account),最初发表在当年《礼拜六》第64期。他在1921年翻译了后者的《末叶》(The Last Leaf),最初发表于《礼拜六》第102期。由此可见,周瘦鹃对于译本原作者的选择颇具匠心,且与胡适有不谋而合之处。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阐述自己独树一帜的外国文学翻译观:“(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胡适 2013: 305)。应该说,胡适的主张代表当时外国文学翻译的主流趋势,对之后的译者产生重要而长久的影响。当时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运动,在《短篇小说第二集》译者自序中他提到,“这六篇小说《短篇小说第二集》的翻译,已稍稍受了时代的影响”(胡适 1987: 4)。对于这部小说集,他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这和周氏兄弟及周瘦鹃的翻译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显示当时外国文学翻译在策略与叙事风格等方面出现的分歧和差异。

胡适愿意译写叙事主题和风格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相近的作家的作品,而不愿意翻译英国女小说家曼殊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等与他的创作特征有较大差异的作品。胡适曾谈到翻译曼殊菲尔德小说的困难之处“翻译曼殊斐儿,更是难事。她的小说用词造句都有如细密的针线,我们粗心的男人很难完全体会。民国十二年,我和志摩先生发起翻译曼殊斐儿的小小说,我译的一篇是《心理》,译成一半,就搁下了,至今不敢译下去”(姜义华

1993:514)。这说明作为小说家和译者 胡适自身存在一些抵触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他的短篇小说翻译。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1928年的《上海画报》曾经刊登过胡适和周瘦鹃关于彼此翻译风格的一段对话,“我(周瘦鹃)道‘先生译作,可是很忠实的直译的么?’胡先生道‘能直译时当然直译,倘有译出来使人不明白的语句,那就不妨删去,即如这《戒酒》篇中,我也删去几句。’我道‘我很喜欢先生所译的作品,往往是明明白白的。’胡先生道‘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得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周瘦鹃 1928:2)。通过这段对话,可以看到胡适在总结自己的翻译策略时,提到多以直译为主,翻译风格上力求明明白白,即使对于译文有些删减,也是为了取得使读者明白的效果。同时,他谈到他会先让太太和孩子阅读自己的译文,胡适太太的文化程度和当时大部分家庭妇女相当,胡适在翻译时首先考虑能够让妇女和儿童都明白,那么自然大多数人也能读懂他的译文。

通过比较上述3本短篇小说集的翻译策略与风格,可以看到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坚持直译的风格,但由于过于僵硬地坚持直译风格,造成译文“句子生硬,诘屈聱牙”,使译文的整体接受度比较差。而周瘦鹃在翻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的48篇作品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域外小说集》失败的一些教训,成功地选择适应读者需求的叙事风格。考虑到当时大部分读者还是旧私塾出来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受明清以来的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因此他沿袭这种叙事模式,用浅近文言翻译大多数作品,少部分作品用白话文翻译。同时,周瘦鹃在翻译时多采用意译的方法,并将一些原文的地名和人名中国化,这其实也是为了提高译文的接受度。对于翻译风格的选择,胡适则从更高的层面予以认识和评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使它化成明白流畅的本国文字”(胡适 1987:3)。他在翻译中多用直译,就是希望能够将译文明明白白地呈现给读者,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创造客观条件。

4 译本影响力

《域外小说集》在当时销量很少,在东京寄售处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同期在上海,也仅仅卖出20本左右。如果仅以销量而言,这本短篇小说集实在谈不上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谈到,在他们翻译的时候,短篇小说很少,而读者多看惯了二三百回的章回体小说,因此认为短篇小说等于无物(周作人 1986:3),这是该域外小说翻译集销量很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纵观民国初年的短篇小说翻译历程,这部作品对于同时代的译者以及后续的短篇小说

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逐渐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培养读者的阅读兴味。

在《域外小说集》第二册末所附的预告中,周氏兄弟提到他们更大的翻译计划和抱负,打算翻译多位欧洲小说家的作品(邹振环 1995:11)。在鲁迅看来,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承担振聋发聩、救亡图存的社会功用,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周氏兄弟没能完成原定的翻译计划,而周瘦鹃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翻译短篇小说的计划,这说明作为第一部域外短篇小说翻译作品集,虽然销量不大,但其影响力恐不能仅靠销量来决定。周瘦鹃翻译了周氏兄弟计划翻译的一些短篇小说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氏兄弟的影响。对于这一现象,廖七一也曾予以评论,“《域外小说集》尽管并不成功,但学界高度评价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并肯定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发展方向和未来主流翻译规范建构的重要意义。《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有意识的一次尝试”(廖七一 2009:64)。很多学者并不赞同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运用的“直译”、“硬译”的翻译方法,钱基博认为鲁迅的译文是“摹欧文以国语”(钱基博 2004:401)。尽管这些学者对周氏兄弟翻译的评价不尽相同,但这也充分说明《域外小说集》对于后世翻译产生巨大的影响。在1927年的《中国小说史》中,范烟桥充分肯定周瘦鹃的翻译,“以前翻译域外小说,多数为长篇巨制,且亦仅以诸名家所作为限。民六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为丛刊三册,于是域外小说之大概,与短篇小说之精义,国人稍稍注意矣”(范烟桥 1927:304)。

总体而言,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译文质量上乘,译本实现启蒙新明的社会价值。鲁迅对其评价很高,大为赞赏,认为此书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基于自身的短篇小说翻译实践,鲁迅深知一部好的短篇小说翻译集来之不易而且意义重大。从鲁迅所言的“译事之光”判断,这部翻译集收录的文学作品具有积极进步的思想意义。周瘦鹃这样评价自己的翻译工作“在我这五十年笔墨生涯中,翻译工作倒是重要的一环。鲁迅先生早年曾表扬过我年轻时编译的那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我至今引以为荣”(王智毅 1993:283)。另外,周瘦鹃在给四女儿周瑛的信中也谈及他翻译短篇小说的其它一些原因:为了娶你母亲,筹措一笔结婚费,将曾在各种报刊发表过的历年所译欧美14国的名家短篇小说50篇,全部搜集起来,编成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卖给中华书局,得稿费四五百元,下一年我就像模像样地跟你母亲结了婚。这段话表明周瘦鹃十分珍爱《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部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是辛苦酝酿的最终收获。同时,周瘦鹃提到50篇短篇小说所得稿费是400元,在当时足够支付结婚的费用,而且是像模像样地结婚的费用,表明这部作品行销不衰、影

响很大。

至于短篇小说在其它方面的一些特征,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曾予以讨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胡适 1987: 178)。他认为,“抒情诗”、“独幕戏”和“短篇小说”代表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同上: 192)。胡适把他本人翻译的都德(Daudet)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二渔夫》作为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的例子。他在《短篇小说第二集》译者自序中写道“《短篇小说第一集》销行之广,转载之多,都是我当日不曾梦想的。那11篇小说,至今还可算是近年翻译的文学书之中流传最广的”(同上: 3),充分说明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和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二集》为切入点,从翻译成就、翻译策略、译文风格以及译本影响力等方面解析这3部短篇小说集,试图由此发掘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翻译的特征。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上述3本小说集集中翻译欧美国家的作品,其中周瘦鹃的翻译规模最大,原作涉及的国家数量最多。在译文风格上,鲁迅和胡适多以直译为主,周瘦鹃多以意译为主,他们之间的差异体现出当时短篇小说翻译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特点。就译本的影响力而言,周瘦鹃的译本销量最大,在当时的受关注度最高。虽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销量不大,但是对于后续的短篇小说翻译起到推动和引领的作用。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二集》销量很广,被多次转载,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说明这部小说集在当时及后世都有重要影响。清末民初译介外国短篇小说不仅为中文读者引入全新的文学叙述形式,而且也起到救亡图存、启

蒙新明的社会功用,对于树立新道德、更新价值观以及提倡新风俗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范烟桥. 中国小说史[M]. 苏州: 秋叶社, 1927.
- 胡适.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胡适. 胡适译短篇小说[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廖七一. 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 翻译规范的失与得[J]. 外语研究, 2009(6).
-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鲁迅. 域外小说集序[A]. 域外小说集[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瞿光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 芮和师 范伯群 郑学弢 徐斯年 袁沧州.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卷)[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 王智毅. 周瘦鹃研究资料[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 周瘦鹃. 胡适之先生谈片[J]. 上海画报, 1928(2).
- 周瘦鹃.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周作人. 域外小说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邹振环. 晚清西书中译及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续)[A]. 出版史研究[C].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定稿日期: 2016-02-13

【责任编辑 王松鹤】